

## 自怡园在海淀

张宝章

自怡园是清代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家的别墅园。自怡园的旧址，人们一向都认定位于京城西郊海淀东北方向的水磨村。

乾隆年间戴璐《藤阴杂记》一书中即明确指出：“知园（自怡园）在水磨，今为长春园。《宸垣识略》谓在海淀，误。”现代园林专家何重义、曾昭奋在《圆明园与北京西郊水系》一文中指出：“在绮春园和今清华大学之间，目前水磨村附近，曾经有另外一个私家园林，叫做自怡园。”曹讯在《自怡园》一文中说：“园在海淀东北水磨村。……在水磨村的北面……具体说来就是长春园内的东部，万泉河以西一带”。焦雄在《北京西郊宅园记》一书中写道：“明珠的自怡园园址，在水磨村偏南一带地方，南大河北岸。”由于自怡园遗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当代论者对此园的具体坐落位置的指认有些许差异。但肯定此园建在水磨村，则是一致的。笔者过去也曾写过：明珠家在京城西北郊海淀水磨村，有一处别墅叫自怡园。

但是，我最近翻阅聂世美选注的《查慎行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发现有一篇《自怡园记》，明确地写着：“相国明公之园，在苑（畅春园）西二里”，意即：自怡园建在畅春园以西二里处。

自怡园到底坐落在哪里？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自怡园与畅春园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其建园地址、年代及功能，都离不开畅春园，可以说，没有畅春园就没有自怡园。

畅春园是清代康熙皇帝在明代武清侯李伟清华园的废址上兴建的一座御园，作为他避喧听政、怡神养性之所，约建成于康熙二十六年以前，因为《康熙实录》、《康熙起居注》记载了玄烨在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已在此临朝听政、诏见臣僚了。畅春园占地六十公顷，利用海淀西丹稜泒之水在园内开辟出大小湖泊和溪流，是一座宏丽秀美的水景园。建在园中央的正殿九经三事殿是皇帝上朝听政之处。东路的澹宁居供理政、引见和读书之用，清溪书屋充作寝殿。西路无逸斋是皇太子胤初及年幼的皇子皇孙读书之所。苑西有一座附园西花园，是皇子和皇太后的住所。康熙皇帝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畅春园。

为了上朝方便，康熙帝将御苑周围的土地划分给诸位王公大臣，建造起若干座大小别墅。自怡园就是在这时修建起来的。

关于自怡园修建的时间和园址，有明确记载的资料很难见到。乾隆年间吴长元撰《宸垣识略》一书载：“自怡园在海淀，大学士明珠别墅。”但在海淀什么位置，没有具体说明。查慎行的《自怡园记》给予明确的回答：“玉泉最近，泉出山下，自裂帛湖东南流入丹稜泒。傍水之园，旧以数十，海淀最著。今天子既规以为畅春园，有诏听王公大臣于其傍各营别业。相国明公之园，在苑西二里。其初平壤也，海淀之支流经焉。”

这段记述明确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畅春园建成之后，将此园作为宫廷型皇家园林，于此避喧听政。他发出谕旨诏示王公大臣要在畅春园近傍各营别业，以方便上朝，参谒皇上。第二，玉泉水自裂帛湖（后

称昆明湖)东南流入丹稜泚,畅春园就是依傍丹稜泚水而建。第三,畅春园修建之前,丹稜泚四周即建有数十座小型宅园,而以海淀附近最为著名。第四,大学士明珠也在海淀丹稜泚之旁修建了一座别墅自怡园。自怡园的位置坐落在畅春园西二里处,自怡园修建的时间在畅春园建成以后不久。

丹稜泚,是康熙朝以前海淀高地西边的一个湖泊的名称。玄烨在《畅春园记》中写道:“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万泉庄平地涌泉,奔流,汇于丹稜泚。泚之大以百顷,沃野平畴,澄波远岫,绮合绣错,盖神皋之胜区也。”乾隆皇帝在《万泉庄记》中说:“丹稜泚本明威清华园之迹,今畅春园其故址也。园之前有水一溪,俗称菱角泡子者,疑即其地。”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的作者说:“南海淀以北是为畅春园。考王嘉谟《蓟邱集》、蒋一葵《长安客话》诸书所称北海淀丹稜泚,实当其地。”今人侯仁之先生说:“丹稜泚最初的土名就是‘海淀’。”丹稜泚或海淀是一个有百顷面积的湖泊,位于名为“海淀”这个居民聚落(亦称海店、海甸或海淀区、海淀村)之西北。海淀湖容聚着从南边万泉庄和西边玉泉山两个方向流注的泉水。《日下旧闻考》载:“巴沟桥东南与万泉庄接壤,其水自南而北,汇入畅春园,园即丹稜泚。”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说:“巴沟之旁,有水从青龙桥河东南流入于淀。”明代王嘉谟于万历十一年(1583)曾在海淀读书,经常到丹稜泚一带游览赏景,他写了一篇《丹稜泚记》,对海淀一带的溪流湖沼、村路园林有详细的记述和描写。他写道:“帝京西十五里为海淀。凡二,南则觴于白龙庙,又南凑于湖;北斜邻嵯岫河,又西五里为瓮山,又五里为青龙泚,河东南流入淀之阳。”

以上这些记述使我们能较准确地确定自怡园的位置:玉泉水从裂帛湖(即《帝京景物略》所载“湖方数丈”之小湖)流入玉河,再经青龙桥流进西湖(乾隆年间弘历命名为昆明湖),从瓮山(弘历命名为万寿山)下继续东南流,经嵯岫河从湖北岸注入海淀丹稜泚。这里正是皇家园林畅春园所在地。自怡园就建在畅春园以西二里、海淀的支流嵯岫河岸边。查慎行对畅春园周围海淀、玉泉山这一带的地理形势曾做过恰当的概括:“地辟丹稜泚,天开裂帛湖。连冈环北极,列要拱中区。”(见《拟玉泉山大阅二十韵》)

自怡园建在海淀畅春园西,而不是水磨村,从康乾时代一些学者文人的诗文中也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第一,自怡园建在畅春园的近傍,而不是距离较远的水磨村。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八有一首诗标题为《相国明公新筑别业于海淀傍既度地矣邀余同游诗以纪之》,明确写出自怡园建在“海淀傍”,离御苑很近。曾在自怡园做过揆叙馆题的汤右曾,在一首总结揆叙一生的《题敦好堂集后》诗中说:“下筑名园傍上林,承宫连阁对千寻”,也用一个“傍”字,与查氏的“海淀傍”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查慎行的学生、明珠次子揆叙,不仅在自怡园受教于慎行等知名学者,而且终生长住于此,很少住在什刹海北岸的明相国府。他在《益戒堂自订诗集》中,多次写到自怡园以御园为紧邻的实际情况。他说:“若为邻近苑,便已似深山。”(卷三《园居杂兴四首》其一),“休沐时多暇,朝参路不遥”(卷四《新秋园居岁怀六首》其一),“却望宸居瞻日近,遥听天乐入云长”(卷五《春日园居二首》其二),“灯火千门盛,郊园近紫宸”(卷六《早春园居书事八首》其五),等等。他居住在禁苑近傍,到园内九经三事殿或澹宁居前殿参拜皇帝的路途近在咫尺。而位于海淀东北方向的水磨村则要远得多了。水磨村一带的王公大臣的宅第园林,多为雍正建成新的御园圆明园以后,为就近上朝建成的。

第二,自怡园建在畅春园以西,西湖和瓮山以东。查慎行在康熙三十二年冬写过一首纪实性的七言律诗《大风出西直门至自怡园恺功方拥炉读史》,写他冒着风沙、飞雪和严寒,出西直门来到海淀自怡园,而恺功

（即揆叙）正在暖室中拥炉阅读史籍。此诗颈联为：“十里欲迷城北路，一鞭重渡苑西桥”。作者扬鞭驱马，驶过十几里的路程，京城西北郊笼罩在漫天风沙和雪花迷漫之中，几乎认不出去海淀的路了。他跨过畅春园西的小桥，才走进自怡园的园门。“苑西桥”自然是畅春园西侧嵕岫河上架设的小桥。揆叙的另一位馆师唐孙华，在《重过相国郊园》诗中有“卸装篱下开新径，系马桥边识旧村”，也是写的自怡园门前的小桥。揆叙在《夏日园居杂兴八首》其五有“上苑葱茏御气通，趋朝路接野桥东”。还是讲的这座小桥，不过与慎行诗所讲的行路方向相反，是由西而东。揆叙从自怡园上朝要出门顺路往东走，跨过河上“野桥”继续东行，就来到上朝的畅春园了。在《相国明公新筑别业于海淀傍既度地矣邀余同游诗以纪之》一诗中，有“路指沙堤外”、“好山西岭接”的诗句。好山即瓮山，瓮山东南麓有明代修建的好山园，自怡园的西边有葱茏的瓮山即万寿山紧紧连接，那花树茂密的岭头也成为自怡园的借景；而那大路尽头的“沙堤”，正是驰名京城的“西湖景”风景区西湖的西堤——其所以称为西堤，因为它在京城西郊，也在畅春园之西，而不是西湖的西岸——当时还没建清漪园，更没有围墙，所以能“路指沙堤”。自怡园只有建在畅春园之西、西湖之东，它才能紧接瓮山山岭；如果建在水磨村，就不能写作“好山西岭接”了。一个“接”字具有明确的距离规定性。

第三，自怡园内有溪流有湖泊，利用的是玉泉山水系，而不是万泉河水系的水源。查慎行《相国明公新筑别业于海淀傍既度地矣邀余同游诗以纪之》有诗句：“曲水御沟通”。御沟即御河、玉河，那条“自裂帛湖东南流入丹稜洪”的溪流。查慎行（嗣璉）之弟查嗣璫《查浦诗钞》卷九《自怡园看荷二首》其一有句：“分得玉泉千斛水，赐来太液一奩花”。太液池本为京城皇宫西苑的北海、中海和南海，其水源来自玉泉山，太液池水即玉泉水，反过来，玉泉水就是太液池水，是皇家的专用水源。嗣璫的上引诗句，正说明自怡园内河湖水源是从流往太液池的玉泉水中“分得”的。揆叙也有相类的诗句，他在《次韵和他山先生（按即慎行）题园居诗八首》其二有云：“波分太液泻如洪，锦石嵯峨上碧空。直讶生成因地势，不知结构费人工”。“分得”的这一股玉泉水的流量颇大，以致流泻如洪。多次游宿自怡园的汤右曾也有《四月十二日宿愷功都宪别墅月中放棹遍游诸胜》一首七律，说：“忽牵野兴到江湖，沿月扁舟入画图。几曲波光连太液，千枝灯影散蓬壶”，点明了“波光连太液”。由此可知，自怡园内河湖水源来自玉泉山，即不是万泉庄。万泉水流入丹稜洪后往东北流经水磨村南注入到清河去了。如果自怡园建在水磨村，它主要的水源应为万泉河水系，当然也有从丹稜洪流出的一部分玉泉水。自怡园的水源使我们必然得出结论：此园建在丹稜洪西方的上源，即建在畅春园之西。揆叙甚至称自怡园建在玉泉山下，裂帛湖边。他在康熙五十二年从自怡园送别查慎行时，写出“从今裂帛湖边月，长照离人白发生”的诗句，而水磨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作“裂帛湖边”的。

查慎行的《自怡园记》和揆叙师友的诗文，使我们有必要的资料证明：自怡园建在畅春园以西二里处。园东有丹稜洪，与畅春园西花园之马厂为邻；西边紧靠西湖和瓮山，与好山园、耶律楚材墓接壤；北边是一亩园和稍后建成的自得园；南边是六郎庄、圣化寺和巴沟。这块地方在今西苑机关大院一带。

查慎行的文章《自怡园记》的可靠性如何？他对自怡园的情况是否很熟悉呢？

查慎行，生于顺治七年（1650），初名查嗣璉，字夏重，后更名慎行，字海余，号他山，又号查田，晚年署号初白庵主人。浙江海宁人。《清史稿》有传，说他“少受学黄宗羲，于经遂于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他曾被明珠聘为其次子揆叙的馆师。后入翰林院，供职内廷达十年之久。雍正五年（1727）去世。

查慎行对自怡园非常熟悉，可说是了若指掌。

第一，查慎行历经、目睹和记录了自怡园修建的全过程。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春，明珠邀慎行参观正在施工的造园工地，当时“规模粗具”。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慎行再次造访自怡园，园已建成，“步履所至，犁然改观矣”。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慎行应弟子揆叙之请，为建成的园中二十一景题署新名，并为每一景点题写一首五言绝句，写成《自怡园二十一咏借西崖前辈赋呈副相揆公》。

第二，查慎行经年居住在自怡园中，离园后又多次造访和留宿于此。从康熙二十五年冬到二十七年春，慎行作为馆师，在自怡园中工作和生活了一年又三个月。离职后仍经常探访此园。供职内廷十年中，经常入直畅春园。退直后即回自怡园，与明珠、揆叙交谈赏景，并写有《大雨下直至自怡园》等许多首诗词予以记载。

第三，查慎行的这篇《自怡园记》就是在自怡园内写成的。慎行“七年供奉入乾清，三载编纂在武英”，他多次因病乞休，到康熙五十二年 63 岁时才获得恩准。他在南归之前又来自怡园。承明珠之命在园中写了《自怡园记》，明确写出“相国明公之园，在苑西二里”。他作为亲历者和目击者，凭的是第一手资料，他的叙述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应当是可信的。只可惜二百多年前的自怡园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它的园址竟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谜。